

“高高在上的”玛塞莉娅： 《米兰公爵》中的女性主导

龚 蓉

内容摘要： 本文从近代英国天主教反新教伊丽莎白崇拜与新教反天主教圣母崇拜这两种反女性-偶像崇拜话语之间的对立出发，探讨《米兰公爵》中的玛塞莉娅崇拜。本文认为，该剧挪用并糅合了礼拜圣母/反伊丽莎白崇拜话语及礼拜伊丽莎白/反圣母崇拜话语，坚持自身宗教立场的模糊性以迎合不同宗教身份的观众/读者，使他们能从不同角度对剧中的女性-偶像崇拜进行选择性地解读，表达对女性主导的焦虑。

关键词： 礼拜伊丽莎白 礼拜圣母 玛塞莉娅崇拜 女性主导 《米兰公爵》

作者简介： 龚蓉，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主要研究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本文为作者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战后英国戏剧中的莎士比亚研究”【项目批号：10BWW025】阶段性成果。

Title: Marcellia on Top: An Examination of *The Duke of Milan* in the Context of Early Modern English Cross-Confessional Condemnation of Women-on-Top

Abstract: With its examination of how *The Duke of Milan* appropriates both the Cult of Virgin Mary and that of Elizabeth to establish the cult of Marcellia in the play, this paper intends to argue that the play participates in cross-confessional condemnation of female eleva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and helps to express anxiety over gender inversion. In achieving this, the play not only manages to retain its religious ambiguity by enabling people of different religious sentiments to form their own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ocio-cultural phenomenon of women-on-top, but also offers its own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Key words: the Cult of the Virgin Mary the cult of Elizabeth the cult of Marcellia, women-on-top *The Duke of Milan*

Author: Gong Rong is doing her post-doctoral research at th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Her research area is Renaissance English literature. Email: gongrong@yahoo.cn

继莎士比亚与弗莱彻之后，菲利普·马辛杰（Philip Massinger, 1583-1640）是查尔斯一世时期国王陛下供奉剧团最重要的剧作家。作为这位剧作家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作品，《米兰公爵》（1623）是他在经历了几年师从弗莱彻的学徒生涯后的第二部独立剧作。剧情梗概如下：米兰公爵斯伏萨对尤杰尼娅始乱终弃，为安抚其家人，重用其兄长弗朗西斯科，并将妹妹嫁给他。斯伏萨娶了玛塞莉娅，对她恩宠有加；她因此非常骄傲。斯伏萨卷入了

神圣罗马帝国与法国之间的战争，并同法国结盟。战败后，他只好亲自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请罪。临行前，他将朝政大权委托给弗朗西斯科，书写密令并令后者发誓遵守。密令内容是：如果他不能平安回归，弗朗西斯科必须杀死玛塞莉娅，让她殉葬。斯伏萨离开后，弗朗西斯科伺机勾引玛塞莉娅，拿出密令证明斯伏萨的无情，但遭到痛斥。当斯伏萨获得皇帝宽恕的消息传回米兰后，弗朗西斯科假意求得玛塞莉娅的宽恕。玛塞莉娅因丈夫的绝情深受伤害，故意冷淡丈夫。弗朗西斯科又刻意让斯伏萨误会妻子已移情别恋，令其盛怒下误杀了妻子。斯伏萨不能接受妻子已死的现实，要求宫中太医尽力救治。弗朗西斯科得知消息后，同隐居的尤杰尼娅乔装改扮后前往宫中，声称精通起死回生之术。随后，弗朗西斯科为玛塞莉娅的遗体化妆，并将毒药涂抹在其唇部。斯伏萨误认为妻子已复活，激动地去亲吻她，结果中毒身亡。

关于该剧在早期斯图亚特英国的受欢迎程度，现存两个旁证：该剧四开本首次出版时，封面即注明“经常在黑衣修士剧院，由国王陛下的仆人们（国王陛下供奉剧团）演出”；内战爆发前，该剧已有两个版本，即1623年初版及1638年再版。对该时期剧作而言，这是受欢迎的表现（Gibson 207）。20世纪评论者对该剧的评论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将该剧视作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复仇悲剧的第三阶段作品，分析该剧对复仇行为本身的否定；^①第二类探讨该剧如何模仿与借鉴前人作品，如《奥赛罗》与《第二部少女的悲剧》；^②第三类将该剧置于近代英国各类语境中，对该剧及同类剧作进行研究。例如，安妮特·德鲁-拜耳发现，通过向观众展示女性化妆及亲吻有毒双唇所带来的死亡，该剧“在舞台上表现了浓妆掩盖下的肉欲如何带来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死亡”（Drew-Bear 61）。谭雅·普拉德指出，通过再现化妆/化妆品、偶像崇拜及毒吻间的联系，该剧突出了《第二部少女的悲剧》的偶像崇拜主题，将“这种表现为恋尸癖的爱慕之情溯源至女性生前对她的偶像崇拜似固着（fixation），”斯伏萨的死亡过程则让观众联想到新教对天主教圣饼的谴责（Pollard 101-122）。第三类评论指出该剧如何再现了女性-偶像崇拜与死亡之间的必然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如何体现了近代英国新教反圣像主义、反化妆-化妆品话语、以及清教反戏剧表演话语的影响。但是，由于只关注该剧如何内化了强调二元对立的反天主教话语，评论者忽视了宗教改革后英国天主教反新教话语对伊丽莎白在新教英国的地位的批判，使被边缘化的近代英国天主教群体在这些评论中处于失语状态。本文从近代英国天主教反新教伊丽莎白崇拜与新教反天主教圣母崇拜这两种反女性-偶像崇拜话语之间的对立出发，探讨剧中的玛塞莉娅崇拜。本文认为，为表达对女性主导的焦虑，该剧挪用并糅合了礼拜圣母（the Cult of the Virgin Mary）/反伊丽莎白崇拜话语及礼拜伊丽莎白（the Cult of Elizabeth）/反圣母崇拜话语，迎合不同宗教身份群体，使他们能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剧中的女性-偶像崇拜进行选择性的解读。这表明剧本为实现自身娱乐价值而在宗教立场上坚持模糊性。

近代英国社会中，新教徒与天主教徒都对女性主导进行强烈抨击，根源在于担忧过高提升女性地位会导致性别倒错，颠覆男权统治的社会秩序。在整个近代欧洲，对“高高在上的女性”（women on top）的恐惧促使男性作家将所有负面的社会文化特征女性化，在女性与魔鬼崇拜及巫术间建立联系。纵观16世纪欧洲历史，“高高在上”的女性统治者先后在西班牙、法国、苏格兰、英格兰成为现实，其中便包括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③自路德在“教会被掳于巴比伦”中将罗马教宗等同于启示录中的敌基督“巴比伦大淫妇”后，欧洲宗教改革及其后新教各宗与罗马教会之间的对抗，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新教对天主教教会及教徒进行女性化的过程。这在近代英国尤为明显。^④面对新教徒的攻击，天主教

作家也重新解读了英国历史与文化，以1585年出版的《英国分裂的根源与过程》最有影响力。该书从英国天主教徒的视角叙述与分析英国宗教改革，女性化英国教会及新教英格兰。通过妖魔化安·博林，该书强调她施巫术让亨利八世臣服于她，使异端进入英国教会，颠覆了英国男性主导的社会秩序；同时，由于英国新教徒承认伊丽莎白在宗教及世俗事务方面享有至上权威，伊丽莎白才是绝对意义上占主导地位的异端女性。1585年至1628年间，该书拉丁文版先后印刷六次，同时也出版了多种欧洲语言版本，在英国国内及欧洲天主教徒中影响深远（Highley 151-171）。

在这个文化语境下，《米兰公爵》表达了对女性主导的焦虑。剧本反复强调玛塞莉娅“高高在上的女性”形象。她的身高远超普通女性：在与她发生冲突时，玛丽安娜对闻讯前来的弗朗西斯科说，“帮我教训教训这个魔鬼（她比普通女人 / 高了三英尺）”（II.i.189-190）。^⑤她在舞台上的空间位置通常也高于其他人物：在她的生日庆典上，斯伏萨当众俯身向她行礼；第二幕第一场中，当她遭遇寻衅时，舞台指南写明，“歌声中玛塞莉娅身着黑衣出现在上面”；当她被误杀后，斯伏萨带领母亲及妹妹跪倒在她的遗体前。她甚至在精神层面上也享有最高权威：受她冷淡的斯伏萨告诉好友，“在她之上别无权威”（IV.iii.52）；弗朗西斯科也通过恭维她“高高在上”的地位企图诱惑她，夸她“被高高举起放在至善至美造就的岩石上 / …… 无论何人，只要他见到 / 这天作之完美神殿（Temple）， / 便会俯身下跪向它磕头”（II.i.261-265）。

同时，剧本暗示这种“高高在上”的地位与权威让玛塞莉娅变得骄傲：她凭借“公爵的宠爱、自己的优点， / 举手投足之间，时刻尽展威严， / 对任何人都轻蔑以待、视为足下之物”（I.i.115-117）。她的骄傲使她当着朝臣的面叱责丈夫斯伏萨公爵：“那怪物在哪里？ / 那棵到处走动的嫉妒之树，那做美梦的人， / 那愿意带绿帽子的野兽？先生，原来你在这里？”（IV.iii.261-263）。在被丈夫训斥为“急切地想当娼妓 / 都不知道脸红”（IV.iii.270-273）后，她公开假称自己已移情别恋以激怒丈夫：“那你已经杀死了 / 一位我的确爱过的男子，一位 / 上千位女王将为之而战的男子”（IV.iii.281-283）。这表明骄傲已让她成为不受管束的女性。她对丈夫的呵斥使她完全缺失近代英国理想女性应有的柔顺，却符合当时文化所谴责的泼妇形象。这类性情粗暴、爱责骂人、凌驾于男性之上的泼妇是不同宗教信仰群体共同排斥的对象。可见，尽管玛塞莉娅保持了自己的贞洁，她却是足以令近代英国观众 / 读者焦虑的女性：骄傲、狂野多言且不受控制，颠覆了男性主导的社会秩序，象征着女性主导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

但是，如果只从强调二元对立的反天主教话语层面探讨玛塞莉娅所代表的“高高在上的女性”，则可能将剧本及观众 / 读者的宗教立场简单化。在整个近代欧洲，对女性主导的焦虑超越了宗教分歧。在凸显“高高在上的女性”这种社会文化现象时，该剧探讨了其文化根源，即女性 - 偶像崇拜，并具体化地将其表现为“玛塞莉娅崇拜”。剧中，玛塞莉娅被明确称为斯伏萨的“偶像（Idoll）”（I.ii.35）；斯伏萨自称也被他人明确称为“她（玛塞莉娅）的偶像崇拜者（Idolater）”（I.iii.338；II.i.107）。为坚持自身宗教立场的模糊性，剧本挪用并糅合了礼拜圣母 / 反伊丽莎白崇拜与礼拜伊丽莎白 / 反圣母崇拜这些近代英国社会文化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挪用的可能性在于，这两种被批判者定义为女性崇拜话语所共有的核心特征是突出被礼拜对象的神圣性。就礼拜圣母话语而言，这种神圣性源于圣母的特殊地位；就礼拜伊丽莎白话语而言，这种神圣性源于多数近代英国新教徒接受的观点，即童贞女王是真信仰的象征（Hackett, “Rediscovering” 30-39）。剧中的玛塞莉娅

崇拜体现了这两种话语所具有的一些相同表征,即强调被礼拜对象是完美女性、具有代祷作用、体现了男性气质,以及仪式化的礼拜方式。同时,从反女性-偶像崇拜的角度出发,剧本刻画了女性身体如何被物化,并突出女性-偶像与死亡的必然联系。

玛塞莉娅被斯伏萨称赞为完美女性的化身:“过去从未见过的至善至美的凤凰, / 只能在我的佳人玛塞莉娅身上见到”(I.iii.26-27)。“凤凰”正是礼拜伊丽莎白话语挪用的象征圣母的符号之一(Yates 74)。但剧本同时暗示玛塞莉娅的完美只集中体现为贞洁。例如,斯伏萨告诉弗朗西斯科,她的“贞洁不容怀疑、也无人能比;除此之外: / 她白璧无瑕,美誉远播”(I.iii.331-332)。剧本也借其他朝臣及她本人强调这一品质。例如,斯提法诺宣称“从未听说过她有任何 / 让自己的美誉受辱的表现”(I.i.107-108);当斯伏萨担忧她可能将因自己战败而被迫失贞时,她坚定地说如果不幸发生,自己将以死明志(I.iii. 162-215);弗朗西斯科未能成功诱惑玛塞莉娅,也从侧面证明了她的贞洁。

仅就贞洁而言,玛塞莉娅的确部分符合自中世纪中后期起便极有影响力的理想女性形象。14及15世纪,欧洲涌现了一批专供女性信徒阅读的宗教读物及行为指南书,教导她们效仿圣母坚持“贞洁、谦和、寡言、柔顺、勤劳、衣着朴素、虔敬且坚忍”(Myers 56-57)。在新教英国,该文化及文学现象仍有很强影响力,原因部分在于伊丽莎白的统治策略:为构建礼拜伊丽莎白话语,童贞女王及其追随者挪用了礼拜圣母话语关于理想女性的一些描述,如贞洁与虔敬,使不同宗教背景的作家“能在作品中塑造在某些方面同玛利亚一致的女性”(Marotti xiv)。但是,大声叱责与嘲讽丈夫的玛塞莉娅所表现出的泼妇形象却证明,由于她“高高在上”,她对贞洁的坚持也不能掩盖她丧失另外两种近代英国女性理想品质,即寡言与柔顺。事实上,“直到内战前,英国国内女性读物一直宣扬寡言、贞洁及柔顺这几种理想品质,几乎都成为了陈词滥调”(Hackel 200)。

在礼拜圣母这一传统中,自8世纪起,信徒便认为圣母“能以母亲身份影响上帝”、能起代祷作用、帮助平息上帝的怒火,故而赋予她一系列称号,包括“囚徒的救赎者、罪人的庇护所、上帝与人类间的中保、仁慈之母”(Dues 120-121)。中世纪英国涌现了大量以礼拜圣母为目的或内容的诗歌、剧作及艺术品,信徒习惯向圣母祈祷,请求她行使代祷作用,帮助平息上帝的怒火,并相信英国是“玛利亚的嫁妆”(Duffy 256-265)。改教者及之后的新教徒则坚信,在缺乏任何经文证据的情况下,天主教会提升了圣母的地位,使她篡夺了耶稣基督的中保地位,背叛了基督中心论,进行圣母崇拜(Mariolatry),是天主教会推行女性崇拜的明证(Rustici 30-36)。但是,天主教特兰托公会议仍然宣告“基督教的教义和习俗具有两种权威的来源”,并通过了关于肯定圣徒(包括圣母)代祷作用的法令,从教义及法令两方面肯定了圣母论(奥尔森 480)。

礼拜伊丽莎白话语同样强调童贞女王的代祷作用。自从伊丽莎白继承王位后,英国新教神职人员及平信徒糅合了圣母、中世纪各女王、圣经中具有代表性的虔诚女性及多位英格兰君主的各种品质,在女王本人坚持自己已嫁给王国的前提下,赋予她诸多称号,如圣经中的犹底特与狄波拉、希腊神话中的正义之神阿斯特米亚,甚至根据她所属星座(处女座)称她为处女维纳斯,将她逐步塑造为集中了虔敬、仁爱、坚贞、白璧无瑕等美德的新教童贞女王(King 30-74)。对女王进行文学塑造时,斯宾塞等作家不断突出了女王如何受上帝恩宠、对臣民充满仁慈、帮助保佑英国战胜西班牙。有求于女王的人在给她的信中也常用“天主教圣母论词汇以强调她的怜悯、慈悲与对卑微之人的恩宠”(Hackett, *Virgin Mother* 89-90)。

因此，同礼拜圣母话语及礼拜伊丽莎白话语一样，玛塞莉娅崇拜也强调玛塞莉娅的代祷作用。当弗朗西斯科假意向她悔过时，便诉诸于她的仁慈：“你地位显赫，美德更为突出，/ 将你的卓越发挥到极致，/ 让你因救赎的仁慈（saving mercy）而无与伦比”（III.iii.4-6）。当弗朗西斯科故意让人误解自己同玛塞莉娅的关系并再次假意向她寻求庇护时，她慷慨承诺“将站在/ 你（弗朗西斯科）与所有的危险之间”，并宣称“我已起身充当你的保护者（protectresse）。迄今为止，/ 所有我予以你的恩宠（grace），曾由一只/ 紧握的手所赐给。现在开始，它将更不受约束，/ 更加开放，也更慷慨”（IV.ii.55-64）。

随着宗教对立的确立，礼拜伊丽莎白话语与礼拜圣母话语逐步发展出了另一个共同点，即强调被礼拜女性具有男性气质，但侧重点有所不同。特兰托公会议后，以神职人员为主的天主教作家大力提倡英国天主教徒使用玫瑰念珠并诵读《玫瑰经》，鼓励信徒将圣母视为信徒灵魂而战的武士（McClain 163）。另一方面，自从苏格兰玛丽女王于1567年被迫退位并前往英国后，礼拜伊丽莎白话语也发生了变化。作为英格兰王位的第一继承人，信奉天主教的玛丽女王让英国天主教徒幻想天主教信仰能在英国重获合法性，也让新教徒因恐惧而更加支持童贞女王。作为对抗策略，新教徒重新书写了英国历史，男性化伊丽莎白统治下英格兰的身体政治，将男性虔敬君主所具有的阳刚之气与黠武精神赋予在政治及宗教上都尽忠于女王的贵族男性，将英格兰玛丽女王塑造为都铎王朝唯一的女王，并妖魔化苏格兰玛丽女王（McLaren 259-90; Richards 895-924）。同时，他们分离性特征与性别，强调伊丽莎白女性阴柔外表下的男性阳刚气质，帮助女王塑造雌雄同体的形象，消除男性新教徒对女性统治的焦虑（Montrose 31-64）。

《米兰公爵》中，玛塞莉娅在呵斥弗朗西斯科的无耻时，质问道：“难道你的骄傲/ 已让你发现，除王妃（a Princesse）外，/ 没有女性（No Woman）能让你满足？”（II.i.303-5）玛塞莉娅没有使用“没有别的女性（no other woman）”，可见她认为王妃与女性不属于同一范畴。她对王妃与女性之间对立的强调，同弗朗西斯科对她的刻画一致：弗朗西斯科斥责向玛塞莉娅寻衅的妻子与岳母说：“公爵便在这位显赫夫人体内，/ 你们冒犯她，便是冒犯了他”（II.i.229-230）。“公爵”一词突出的是公爵这个符号所指的权力。对近代观众及读者而言，权力的男性特质毋庸置疑。因此，当弗朗西斯科宣称玛塞莉娅具有斯伏萨的男性权力，冒犯她就等于冒犯公爵时，他突出了后者女性气质下的男性权威，刻画了她的雌雄同体形象。

剧本对玛塞莉娅女性气质下的男性权威的突出体现了詹姆斯一世统治后期的时代心理特征。詹姆斯一世在宗教及外交政策上坚持绥靖政策，并因此饱受批评。在文学作品及文化现象中，这些批评表现为“不合时代地复兴礼拜伊丽莎白，将她视作模范君主，而她的童贞则象征着正直的政治、新教思想体系及对西班牙采取武力干涉政策”（King 67）。詹姆斯一世中后期，英国涌现了不少以英西海战及议会黑火药案为书写对象的文学及艺术作品。这些作品中，礼拜伊丽莎白始终是主题之一。它们突出伊丽莎白的代祷作用，通过礼拜她庆祝新教尚武精神的胜利，强化新教英国作为真教会捍卫者的身份（Watkins 25-29）。换言之，这些作品旨在突出伊丽莎白的男性阳刚气质，以及新教英国如何弘扬这种阳刚气质并在上帝保佑下继续新教事业。

剧本对玛塞莉娅生日庆典的描写也结合了圣母诞辰日在中世纪英国及伊丽莎白登基日与诞辰日在新教英国的庆祝方式。玛塞莉娅生日庆典内容包括：饮酒狂欢、集会游行、教堂敲钟、向玛塞莉娅献歌及奢侈的宴会。

自盎格鲁-撒克逊中期开始,英国信徒便开始庆祝圣母诞辰庆日(每年九月八日)。中世纪时,该宗教节日通常与丰收节同时庆祝:收割完成后,劳作者跟在最后一辆运送收获物的推车后唱歌欢庆;几乎每个乡村都会举办盛宴,饮酒狂欢,丰收盛宴也因此出名的吵闹。^⑥宗教改革后,圣母诞辰日仍被天主教会视作重要的教会节庆。《米兰公爵》中的饮酒狂欢很明显地影射了中世纪圣母诞辰庆日庆典习俗:剧本以三位男性的登场及对话开始,他们手里都拿着酒壶,其中一位叫嚷着命令所有人都举杯畅饮:“大口痛饮吧;让干杯声传遍全城,/直到重回这里:和我一起高呼:/公爵夫人万岁”(I.i.28-30)。至此,观众或读者虽能看出饮酒以玛塞莉娅的名义进行,但仍不清楚究竟为何饮酒庆祝,直到两位朝臣登场解开谜题。其中一位发现,虽然战争已到关键阶段,每人都应跪祈上帝保佑米兰军队及公爵,但仍不合时宜地传来游行的欢呼声。另一位解释道:“今天是公爵夫人生日:每年都将/隆重庆祝,极尽壮观之能,用尽各种仪式”(I.i.93-100)。斯伏萨许诺,在玛塞莉娅生日当天,“为了她的爱与荣誉/所有计谋策划与国事都暂抛一边”(I.iii.120-121)。所以,除允许饮酒作乐外,他还安排壮观的游行,准备假面剧及盛宴(I.iii.1-10)。宦官演唱着他为玛塞莉娅创作的赞歌(I.iii.80-81),教堂敲着钟声,直到斯伏萨在得知战败后下令“停下那刺耳的音乐,/现在它是多么不合时宜;那敲着的钟声/就像一个悲伤的传令兵”(I.iii.149-151)。

事实上,游行、敲钟、写歌谣赞美、举行盛宴,是伊丽莎白时期英国新教徒庆祝女王节日的几种方式。罗伊·斯特朗指出,促使批评者认为英国新教徒对伊丽莎白进行女性崇拜的最关键原因,是她统治时期的两个重要节日:11月17日的女王登基日;9月7日女王生日。后一个节日于1574年起在局部地区首先兴起,虽未成为全国性节日,但也迅速普及到众多地区。为庆祝这两个节日,尤其是女王登基日,全国举行庆典,庄严的仪式与各种庆祝活动合为一体。对清教徒而言,这些庆典活动表明英国仍残存天主教偶像崇拜,需进一步净化;天主教徒则发现,这两个节日庆典的隆重程度大大超过了天主教重要节日的庆典,而且女王生日庆典刚好在圣母诞辰庆日前一天举行,这尤显可憎,显然是用伊丽莎白崇拜代替对圣母的礼拜,是异端偶像崇拜(Strong, *Cult* 114-28; Strong, “Popular” 86-103)。詹姆斯一世否定了礼拜圣母这个天主教传统与崇拜仙后这样的迷信,即位不久便明令禁止以“童贞女”及“仙后”这两个称号称呼伊丽莎白女王(Buccola 141)。同时,他将登基日庆典改到自己的登基日(3月24日)举行,但几年后,伊丽莎白登基日庆典重新兴起,并在此后近200年时间内得到了延续(Hackett, “Rediscovering” 40)。

但是,《米兰公爵》对女性主导的焦虑并不仅止于刻画玛塞莉娅崇拜。正如普拉德与德鲁-拜耳指出,该剧也通过在死亡与化妆及女性之间建立联系突出女性-偶像崇拜的毁灭性。虽然剧中的反化妆/化妆品话语可以帮助当今评论者认定剧本沿用了反圣像主义者对圣母塑像的批驳,但在近代英国,化妆品的使用及化妆行为并不仅限于天主教女性:“社会各阶层女性都在使用化妆品,包括伊丽莎白女王,苏格兰玛丽女王,及安妮女王(詹姆斯一世王后)”(Karim-Cooper 104)。不同文献均记载了伊丽莎白女王如何痴迷于借用化妆品塑造自己。同时,女王化妆后的形象也因画家为她绘制的肖像画而变得更为复杂。因为这些肖像画没有真实反映人物面部特征,而是用大量细节精心描画衣着与饰品,使人物面部呈现雕像感。因此,肖像画上女王虽表现出永恒的青春,但对观众而言,她只是带着象征永恒青春的面具(Phillippy 135-148)。从这个角度看,反化妆/化妆品话语并不能证明新教立场是《米兰公爵》所唯一坚持的宗教立场。

值得注意的是，该剧对女性 - 偶像崇拜的批判也体现为籍弗朗西斯科之口强调玛塞莉娅所具有的性能力，将被膜拜女性去神圣化：在诱惑玛塞莉娅时，弗朗西斯科宣称“我以男性之身热爱你，且欲以男性之身 / 享有你。你为何会吃惊？还要逃离我？ / 我不是魔鬼，你也不过只是个女人”（II.i.282-284）。他的表白与斯伏萨的密令都体现了对玛塞莉娅女性身体的男性占有欲，在本质上都是恋物癖。而且，随着剧情发展，斯伏萨的恋物癖表现为恋尸癖，弗朗西斯科的则表现为通过为玛塞莉娅遗体化妆并施毒而操控这位被物化的女性：化妆时，弗朗西斯科说道，“现在我是主宰，能赋予它们虚幻的美貌”（V.ii.195-196）。剧本的这部分描写恰好体现了对礼拜伊丽莎白白话语或礼拜圣母话语的批判。礼拜伊丽莎白白话语能在近代英国出现、流行甚至替代礼拜圣母话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伊丽莎白坚持了自己的童贞。因此，这两个被礼敬对象的神圣性同她们的童贞密不可分，这两种话语也不能突出被礼敬对象的性能力。与其说两位男性对玛塞莉娅女性身体表现出的恋物癖体现了反圣母崇拜或反伊丽莎白崇拜的立场，不如说是剧本为女性主导这一社会文化现象所提出的解决方案：通过突出“高高在上的女性”的性能力将她去神圣化；同时，通过舞台呈现男性对女性身体表现出的恋物癖与死亡之间的必然联系，向观众 / 读者警示女性身体对男权社会的颠覆作用。

早期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国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互相攻击对方造成了社会中的女性 - 偶像崇拜。该文学 / 文化现象的背后，既有詹姆斯一世时期长达十年的英西联姻谈判的阴影，也有英国在查尔斯一世时期有了一位天主教徒王后这个事实；既体现了天主教徒坚持自己宗教身份的愿望，也表达了新教徒对新教英国宗教身份可能被篡改的焦虑。但是，除强调二元对立的反天主教话语外，研究者也应注意到广泛存在于近代英国个人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跨宗教信仰交流（cross-confessionalism）”^①。对于在经济上依赖他人的剧作家，在如此复杂的语境下创作，宗教立场的模糊性也许是必须的生存手段。马辛杰将《米兰公爵》题献给了凯瑟琳·斯坦霍普夫人，并在“献词”中强调“是我的不幸遭遇让我走上了（戏剧创作）这条路”（215）。对于马辛杰本人而言，戏剧创作或许是无奈之举。不过，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戏剧而言，17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则多了一位备受欢迎的剧作家。尽管他的声名在随后3个多世纪中几经沉浮，但随着研究者自20世纪下半叶起开始重新审视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与当时各种语境的相互作用，马辛杰剧作的独特魅力已不断得到认可。

注解【Notes】

① 该类评论以弗雷德森·鲍尔斯的论述为代表。See Fredson Thayer Bowers, *Elizabethan Revenge Tragedy 1587-1642*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40) 193-95.

② See Thomas Whitfield Baldwin, "Influence of *Othello*," *An Edition of Philip Massinger's Duke of Milan*, ed. Thomas Whitfield Baldwin (Lancaster: Press of the New Era Printing Company, 1918) 21-22; M. J. Thorsen, "Massinger's Use of *Othello* in *The Duke of Milan*,"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500-1900*, 19 (1979): 313-26; Thomas Whitfield Baldwin, "The Borrowing from *The Second Maiden's Tragedy*," Baldwin 25-30.

③ See Stuart Clark, *Thinking with Demons: The Idea of Witchcraf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31-133;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女性支配”，《法国近代早期的社会与文化》，钟孜译（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177-211。中译本将“women on top”译作“女性支配”,本文结合剧本对玛塞莉娅的刻画,将该短语直译为“高高在上的女性”。

④ See Arthur F. Marotti, “Alienating Catholic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Recusant Women, Jesuits and Ideological Fantasies,” *Catholicism and Anti-Catholicism in Early Modern English Texts*, ed. Arthur F. Marotti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1999) 1-34.

⑤ 本文中关于《米兰公爵》的所有引文均选自 Philip Massinger, *The Duke of Milan, The Plays and Poems of Philip Massinger*, ed. Philip Edwards and Colin Gibson, vol.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 213-300。引用时均以幕、场及行形式直接标注出处,以下不再一一说明。

⑥ See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Year*, ed. Bonnie Blackburn and Leofranc Holford-Strevens (Oxford: Oxford UP, 1999) 364-65; *Holiday Symbols and Customs*, 4th ed., ed. Helen Henderson (Detroit: Omnigraphics Inc., 2009) 57-60; Daniel Diehl and Mark P. Donnelly, *Medieval Celebrations: Your Guide to Planning and Hosting Spectacular Feasts, Parties, Weddings, and Renaissance Fairs*, 2nd ed. (Mechanicsburg: Stackpole Books, 2011) 16.

⑦ 该概念由安东尼·弥尔顿首次提出。见 Anthony Milton, “A Qualified Intolerance: The Limits and Ambiguities of Early Stuart Anti-Catholicism,” *Catholicism and Anti-Catholicism in Early Modern English Texts*, ed. Arthur F. Marotti (London: Macmillan, 1999) 85-115。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Buccola, Regina. “Virgin Fairies and Imperial Whores: The Unstable Ground of Religious Iconography in Thomas Dekker’s *The Whore of Babylon*.” *Marian Moments in Early Modern British Drama*. Ed. Regina Buccola and Lisa Hopkins. Aldershot: Ashgate, 2007. 141-60.

Drew-Bear, Annette. *Painted Faces on the Renaissance Stage: The Moral Significance of Face-Painting Conventions*. Cranbury: Associated UP, 1994.

Dues, Greg. *Catholic Customs and Traditions: A Popular Guide*. 2nd ed. London: Twenty-Third Publications, 2006.

Duffy, Eamon. *The Stripping of the Altars: Traditional Religion in England, c.1400-c.1580*. New Haven: Yale UP, 1992.

Edwards, Philip, and Colin Gibson, eds. *The Plays and Poems of Philip Massinger*. Vol. 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

Gibson, Colin. Introduction. Edwards and Gibson 199-211.

Hackel, Heidi Brayman. *Reading Material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rint, Gender, and Liter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5.

Hackett, Helen. “Rediscovering Shock: Elizabeth I and the Cult of the Virgin Mary.” *Critical Quarterly* 35(1993): 30-42.

---. *Virgin Mother, Maiden Queen: Elizabeth I and the Cult of the Virgin Mary*.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5.

Highley, Christopher. “‘A Pestilent and Seditious Book’: Nicholas Sander’s ‘Schismatici Anglicani’ and Catholic Histories of the Reformation.” *The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68 (2005): 151-71.

Karim-Cooper, Farah. *Cosmetics in Shakespearean and Renaissance Drama*. Edinburgh: Edinburgh UP, 2006.

King, John N. “Queen Elizabeth I: Representations of the Virgin Queen.” *Renaissance Quarterly* 43(1990): 30-74.

- Marotti, Arthur F. Foreword. *Marian Moments in Early Modern British Drama*. Ed. Regina Buccola and Lisa Hopkins. Aldershot: Ashgate, 2007. xiii-xx.
- Massinger, Philip. *The Duke of Milan*. Ed. Colin Gibson. Edwards and Gibson 213-300.
- McClain, Lisa. "Using What's at Hand: English Catholic Reinterpretations of the Rosary, 1559-1642." *The Journal of Religious History* 27 (2003): 161-76.
- McLaren, Anne. "The Quest for a King: Gender, Marriage, and Succession in Elizabethan England." *Th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41(2002): 259-90.
- Montrose, Louis Andrian. "'Shaping Fantasies': Figurations of Gender and Power in Elizabethan Culture." *Representing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Ed. Stephen Greenblatt.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88. 31-64.
- Myers, Nancy. "Purposeful Silence and Perceptive Listening: Rhetorical Agency for Women in Christine de Pizan's *The Treasure of the City of Ladies*." *Silence and Listening as Rhetorical Arts*. Ed. Cheryl Glenn and Krista Ratcliffe.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2011. 56-74.
- 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吴瑞诚 徐成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 [Olson, Roger. *The Story of Christian Theology: Twenty Centuries of Tradition and Reform*. Trans. Wu Ruicheng and Xu Chengde. Beijing: Peking UP, 2003.]
- Phillippy, Patricia Berrahou. *Painting Women: Cosmetics, Canvases, and Early Modern Cultur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P, 2006.
- Pollard, Tanya. *Drugs and Theatr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Oxford: Oxford UP, 2005.
- Richards, Judith M. "Mary Tudor as 'Sole Quene'? : Gendering Tudor Monarchy." *The Historical Journal* 40 (1997): 895-924.
- Rustici, Craig M. *The Afterlife of Pope Joan: Deploying the Popess Legend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Ann Arbor: U of Michigan P, 2006.
- Strong, Roy C. *The Cult of Elizabeth: Elizabethan Portraiture and Pageantry*.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77.
- . "The Popular Celebration of the Accession Day of Queen Elizabeth I."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21(1958): 86-103.
- Watkins, John. *Representing Elizabeth in Stuart England: Literature, History, Sovereignty*.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2.
- Yates, Frances A. "Queen Elizabeth as Astraea."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10 (1947): 27-82.

责任编辑：桑 晔